

30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 旁观集

30  
Thirty Years  
2013-2014  
何怀宏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命历程的睿智表达

自由灵魂的深情歌唱

# 何怀宏 · 旁观集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陈水琨 陈嘉映 陈建伟 陈思和 甘 阳 葛剑雄 葛兆光 何光沪 何怀宏 汪晓原  
雷 颖 李公明 李 辉 李庆西 林贤治 钱乘旦 钱满素 钱理群 秦 晖 孙 郁  
萧功秦 许纪霖 徐友渔 余中先 查建英 郑也夫 止 庵 周振鹤 朱学勤 朱正琳

倾情奉献

# 旁 观 集

何怀宏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 自序



这本书是我从 1978 到 2008 年这三十年的一个文字结集。按照稿约的要求，尽量避免了“苦涩冷僻的内容”，也少选不太好读的学术论文，而是想尽量反映我从事思想学术工作后面的一些心路历程。下面就是编选这本书的一些基本考虑。

我把从 1978 至 1982 年的头五年放到了一起，那还是一个在学界之外的“学徒时期”。这四年我每年选择了一则日记；读者或还可从《四个女孩》这篇散文看到当时我是从什么年代和环境里走出来的，以及心底一种忧伤的同情；而《给洋溢的生命力一个适当的出口》这篇未刊稿则表现了一个年轻人洋溢的生命热情和自我警醒。1983 年的《试析萨特的自由本体论》是我第一篇发表的论文，虽然不太好读，也还是有意放到这里，以纪念我由此走上了一条学术之路。1984 年我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但家还在南方，《列车上》反映了当时奔波两地之间的一些思绪。1985 年开始的《都市散步》则是更惶惑或许也更深入的一些思考。1986 到 1988 年的三篇文字，表达了我对心仪的几位哲人的仰慕，他们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又还有宗教和文学的维度。那也是一个我比较专注于西学的时期，但我对自己从事的专业——伦理学领域和体系的独立思考也渐渐有些眉目，这见于我在 1989 年初发表的“提供一份草图”一文。

1990 年和 1991 年是寂寞的两年，我转向中国的历史和古典的心灵。1992 年写作的《蚂蚁的寓言》描述了一个人一生的某种困境。1993 年社会又开始热闹起来了，这回是热市场经济。《我们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海？》就是想描述和分析这一现象。当年秋天我去哈佛访学，年底写的《山中日记》展示了我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些感受。1995 到 1996 年我专注于写作解释中国三千年社会结构演变的两本书，解释传统中国如何从世袭社会演变到选举社会。1997 年发表的《一种普遍

主义的底线伦理学》则是对我 1994 年出版的《良心论》的一个解读,就此我也提出了“底线伦理”的概念。1998 年我花了一段时间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1999 年就临近新世纪的门槛了。2000 年冬天我去南极,在那里写了一些散文和随感,现选了其中的两篇。

2001 年我编了有关“公民不服从”的一本书。2002 年罗尔斯去世,我写了《罗尔斯的思想遗产》,以纪念因翻译《正义论》而和他的思想结缘。2003 年写了一篇时评,关注孙志刚之死,同时也开始关注国际政治的伦理,而无论国内国外,我最优先关注的都是保存生命的原则。这种对时政的观察和评论在 2005—2006 年开始比较集中地形成文字,这两年仅于《新京报》就发表了五十篇时评。同时我也在考虑道德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这类思考可见于《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与限度》等文。2007 年我主编“大家西学”三十种,其发愿和宗旨可参见“观念的力量”这篇总序。2008 年则写了一些有关 20 世纪心灵史的一些文字。最后在“附录”中有一篇在 1997 年发表的我对自己学术工作的一个回顾和自省。

这三十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变化巨大,时常让人觉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至少社会和个人还是相当平安,没有战争和大的内乱外患,变化也多是积极的,中国正在相当程度上趋近了近代先贤所抱的“富强”梦想,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向世界开放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也早就走出了再往前的三十年的禁锢状态,这就要相当感激上苍了。

至于反省自己在这三十年里扮演的角色,觉得无论是在思想启蒙、政治改革还是经济大潮中,我都不是一个中心的弄潮儿,而基本上是一个处在边缘的旁观者,当然还是一个心里有承担、行动有努力的旁观者,不会完全冷眼,但的确总是与众人瞩目的聚焦点保持一段距离。这可能也就是一个学者的恰当地位,但即便从学者的身份来说,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回归到一个传统的读书人,而不是一个能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新型学者,如果说还是受了时代的一些影响的话,那就是有了更多的反省意识。在思想上,我想我主要是一个提问者,我更愿意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世界还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甚至会

自序.....	3
---------	---

不会有根本的转折？我无法预言，但或希望这以后的三十年能稍稍放慢一些变化的速率，以便给人们留出比较从容思考和选择的时间。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私下的愿望，与滚滚的“历史洪流”无关。

2009年2月27日于北京

## 目 录

自序 / 1

一九七八—一九八二

日记选 / 1

四个女孩 / 5

给洋溢的生命力一个适当的出口 / 8

一九八三

试析萨特的自由本体论 / 13

一九八四

列车上 / 26

一九八五

都市散步 / 31

一九八六

哲学家的个性和思想 / 52

一九八七

帕斯卡尔：生命之旅 / 60

一九八八

梭罗和他的湖 / 81

一九八九

提供一份“草图” / 89

一九九〇

心灵的伟大——读《甘地自传》与《圣雄甘地》 / 92

一九九一

寂寞 / 98

一九九二

蚂蚁的寓言 / 100

一九九三

什么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海”? / 102

一九九四

山中日记 / 109

一九九五

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代序 / 114

一九九六

1905：终结的一年 / 121

一九九七

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 / 132

一九九八

我为什么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上帝与人》后记 / 138

一九九九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何怀宏先生访谈录 / 147

二〇〇〇

我确实想看见什么(两篇) / 155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二〇〇一

“公民不服从”中的法律、道德和宗教 / 161

二〇〇二

罗尔斯的思想遗产 / 165

二〇〇三

为什么还要追究孙志刚之死? / 172

二〇〇四

生存原则如何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国际关系伦理思考之一 / 174

二〇〇五

“超级女声”评论(两篇) / 186

二〇〇六

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与限度 / 191

博客的“看”与“被看” / 201

数量政治与人性差异 / 204

二〇〇七

折断的翅膀——阅读路翎笔记之一 / 207

博客发展之“博而不客” / 212

二〇〇八

观念的力量 / 215

心灵史上的无语者 / 223

附录一：一个学术的回顾 / 226

附录二：何怀宏主要著译作品目录 / 264

一九七八—一九八二

## 纪事

1978年在内蒙古一部队机场任施工队副队长、宣传干事,1979年4月到上海空军政治学校理论教员队做学员,将主要的时间用来自学英语,1980年9月毕业分配到北京空军学院任教员,设法到北京一些大图书馆借阅英文书籍,主要阅读存在主义著作,因为几个年轻人的死,对伦理学发生兴趣。

## 日记选

### 1978年4月29日,星期六

早晨起来,到田野里走了走。太阳被浓云蒙住了。我的心情也有点如此,有些闷沉沉的。但由于昨天晚上没有加班,休息得好一些了,心情似乎也略为快乐,而且这是在清早啊。

总是继续昨天的思想,我洗脸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很想与我说话的样子,可能是看见我的神态欲言又止。我不由得就冒出这样的念头:难道十年以后,我就要变得和他们一样吗?为自己的一点口才而自得;为家有余裕而自豪;为营一小窝而忙碌;为四两名利而奔波。平平淡淡,没有激越、没有激情,永远是那么一种四方脸、四方的额头、骨节粗大的手……是的,是的,他们都是好人,是好人。但我愿意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吗?

听广播里的《克拉玛依之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忧伤,在黑暗中有时甚至泪流满脸:

克拉玛依,我不愿走近你,  
你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  
你没有歌声,没有鲜花,没有人迹,  
啊,克拉玛依,你这荒凉的土地,  
我转过脸,向别处走去……<sup>①</sup>

## 1979年8月14日,星期二

人活着就是因为:他愿意活着。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者说不要再去追寻什么意义。……很多事都是因为我们的愿望。我们期望爱情就得到爱情;期望成功就得到成功。期望生——这就是生的最大秘密。

而且青春,多好啊。到老年了,“连你也使我感到孤单”。“我是一棵小草,剪掉多少长出多少。”卓别林去世了。多少探究人生的人都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也会一样。对这点感到吃惊吗?

从来没有见过像卓别林这样把悲剧和喜剧这样好地融为一体。

“习惯过没有希望的生活。”——这就是老年<sup>②</sup>。

## 1980年12月6日,星期六

孤独。

在这周末的晚上。

离我不远的地方,就在这方圆五里的地方,一定还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在斗室里走来走去。

刚刚听了李斯特的几支曲子。

可是我们都不认识。一方面我使自己同外界隔绝,另一方面我又在渴望着朋友<sup>③</sup>。

## 1981年3月3日,星期二

老杨家属走了,周围更加清静了。

今天超额了一点,看了十多页。另外到政理教研室翻了一下书目,杜威、胡克的书有不少值得一看。

晚上坐在桌前,突然在纸上涂了一首诗,尽管不自信,可是也可以像“小狗一样叫叫”吧……

## 1982年8月17日,星期二

刚刚做完“八二年研究生英语试题”,不到两小时,得六十九分。错就错在有些动词时态不熟。重要的是完全有了信心,至多用一星期的练习,拿八十分是无问题的。

没处考试,就自己考试。自己长自己的劲! 自己知道自己的价值。

今年全国只招了两名哲学的博士生。

不管它了,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

奇怪,我的梦常常会含一种悲怆,像一首悲凉、凝重的诗。中午就做了一梦。醒来常常感到刚才脱开自身到那里去了。为什么都集中到一些人生的悲凉的画面上来呢?

“耐得住寂寞”。是的,当然耐得住寂寞,简直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寂寞。目标大起来,于是许多小事,看病的、打菜的慢待也就不觉得是什么侮辱了。

“缺乏幽默感”,真的,有一点哪怕是黑色幽默,松弛我和周围人的关系的弦,使自己显得容易相处。

报上在讨论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还是有许多对“圆的人物”的“扁的评论”。

今天一天没上班,看了三十页,估计这礼拜能完成此书。没有回头看过笔记,

但估计收获是不少的<sup>④</sup>。

.....  
① 按：其时在天津军粮城北空五七干校，在地方已经开始高考，但我却没有这样的机会，深深感到了一种面对自由的翱翔，自己的翅膀却被束紧的痛苦。

② 按：时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理论教员队做学员，但自己致力于外语的学习，应该说那时精神还是昂扬的，但也还是会有迟暮的心事袭来。

③ 按：这时我已经分配到了北京空军学院，人在京畿，却身在军营，更感寂寞。

④ 按：时正读萨特《存在与虚无》。

## 四个女孩

“文革”后期，那时我还在塞外一座大山的山脚下呆着，见到的人不多，更少见生动的脸，但有四个女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最小，是个出生不久的婴儿。记得我坐在门槛上，看她的父亲抱着她逗她玩。我试着瞪大眼睛注视她，看她怕不怕。孩子的眼睛总是那样清澈，黑白分明，瞳仁里闪着亮点，纯真无邪地望着你，她们大概是世界上最弱小而又最无畏的人了。她并不哭，并不躲避别人的眼睛，如果她不望着你了，是因为另外有什么东西吸引住她了。她有时也会疑惑，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她们的眼睛绝不会像大人的眼睛那样浑浊，鼓突、布满血丝，黑的地方发黄，白的地方发青。

“蓬蓬——飞！”当妈妈抓住她的小手，做出飞的动作时，她乐不可支，口水也流出来了。

她刚才还手舞足蹈呢，一会儿又睡了。母亲把她抱到了双人床上，上面轻轻地盖上一小领毛巾被，在大床上尤其显得娇小，她匀称地呼吸着，小鼻子轻微地翕动着，我忍不住弯下腰来细细欣赏她的睡相了。

“她睡得多么甜啊！”我说，“吃晚饭的时候让她起来吗？”

“不！”她父亲说，“她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不睡了。”

“她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不睡了。”我一直觉得这句话很好。

第二个女孩子五岁，是在回部队的火车上遇到的。我下车的地方是个很小的车站，天刚下过雨，我一下来就踩到泥泞路上了。我手上拎着沉重的行李，虽然努力躲着水洼走，鞋有时仍不免沾上泥浆。当我从站尾往站中走，终于踏上水泥路时，后面逐渐加速的火车追上我，就在这“轰隆”作响的火车从我身旁一闪而过时，我看见了我在列车上遇到的那个小女孩，她站在两个车厢之间的过道上，脸刚刚够上还沾有大粒大粒雨痕的玻璃窗，两只手放在脸旁，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

我的心头一震，我与她在车厢里已经道别过几次了，我们的友谊也很短很短。早上我醒得晚，然而一会儿就注意到车厢里走来走去她了。她大概是半夜上车

的，我拉住她的手，问她话，她用带浓厚土腔的普通话回答我，她说她叫“叶家名”，“五周岁六虚岁。”当我们都因她咬字不清而笑她“六十岁”时，她也笑，她笑的时候老把脸埋在手掌里。我给她戴发夹、穿袜子，听她讲她的故事，看她跳舞做操。一会儿，她又离开我们，跑去数车厢的卧铺号码，还打一个谜语给我们猜。说了两遍我才听清，而一听清也就猜中了，是“猪”，“一条辫子在后甩”嘛。我又让她把一个手指放在鼻子上，然后我喊什么，她的手马上指什么。当碰到我喊“眼睛”，她的手却紧张地错指到“耳朵”上去的时候，这回连邻座那庄重的老头儿和另一位矜持的母亲都欢笑起来了。

第三个女孩子叫小霞，大概七八岁了，是一位即将转业的干部的女儿，暂时就住在我的隔壁。她是个乡下女孩子，说着淮北那边的土话。逗她玩，她太腼腆了，高兴时只用手指甲掐着你的手。有时她恰好站在家门口，我停在门前掏钥匙开房门时对她一笑，她就羞得躲进去了，可是当我拿出一个排球来，在地上拍几下，她又探出头来，然后慢慢蹭到我身边，玩了几下，马上就又笑又喊了，这时，她才变成了一个孩子。可惜这样的时代并不很多，大多数时候她是沉默的、怯生生的，因此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小童养媳”。她有一双灵巧的小手；我看过她做的一个小布人，剪了两小块圆圆的黑绒布做眼睛，穿出一点红线结成了嘴巴，头上还戴着一顶用开司米细绒线结成的小帽子，下面是一块红碎花布做成的小裙子，靠脖子下边不远，一边开了个小洞，露出两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手。

有一天，我坐在窗前，听见她哭泣着，她父亲粗声威胁着要她闭嘴。我想象得到，那眼泪一定已经流到了脖子。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心里换了件事情想。她长大了会记得这小时候的事情吗？记得迢迢千里来到这塞外吗？记得这总是晴朗明净的天空，记得当大半个中国都裹在暑热中时这凉快的一角吗？记得她父亲常忙碌着，把什么都往里塞的笨重的行李箱吗？那箱子缠上了几道粗铁丝，再用草袋裹上，用厚实的木条稀疏地钉成最外面一道保护层。

第四个女孩最大，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有十三四岁了吧。那天我走过堤岸，正好看见一队妇女去上工，她也走在中间，从脸相上，我记起以前见过她两次。四年前，她和一群小女孩在一起玩，那时她瘦骨伶仃，但脸很秀气，圆脸，端正的鼻子，小巧的嘴唇，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并透露出几分灵性；过了两年我又遇见她

一次,她已经是在上工的队伍里了,拿着和她身体很不相称的镢头。我猜想得出:也许就在不久前某一天她正要上学去的早上,父亲叫住了她:“该自己挣饭了。”自此,就走上了上工的这条路。而今天看到她时,她已经与她们有着同样发胖的腰身,同样粗大的手脚,同样的脸色,脸上肉很厚,眼神显出呆滞。

时光又过去了很久,当年的这四个女孩子,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了。

原载《美文》1993年第9期

## 给洋溢的生命力一个适当的出口

《当代英雄》的主人公皮却林是一个易遭非议的人物。我们得感谢作者莱蒙托夫，他以明快有力的风格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以致使《当代英雄》成为这样一种书，它会使人发出赞叹：我一辈子能写这样一本书也就够了！仅仅这一本书，就可以使莱蒙托夫在 19 世纪——一个俄国文学史上群星璀璨的时期，也仍然保持足够明亮的光辉。

皮却林是个什么人？一个在百无聊赖中渴望冒险和新奇事物，不断寻求新鲜刺激的军官，一个对什么事都不再动心的虚无主义者，一个大胆有为的宿命论者，一个恶作剧者，一个玩弄别人感情者，一个游戏人生者……这样一个人能说是英雄吗？他值得写吗？是的，正像书中所说的：“人的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不见得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来得少一点兴味和少一些用处。”历史哲学家为了方便地解释历史，抓住某种共同、一般的东西而不得不舍弃许多细节，因此常常牺牲掉历史的丰富性。文学家注意的则是“这一个”，而只有在个体那里，才保存着生命的全部复杂性。

皮却林无疑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他总是在斗争、经历、冒险、搏击。生命的原力在他身内汹涌奔腾，到处寻找着出口，使他无论到了哪里都要惹是生非。他处在与愿意老死在床上的人对立的另一极端——他是一个宁愿最后抛尸荒野或者大海的人，是一个跟那位懒惰萎靡的奥勃洛摩夫正好相反的人。冈察洛夫写奥勃洛摩夫起床，写到几十页了，那位老兄还在床上穿袜子呢，可是皮却林却能平静哪怕一天以上吗？他的行为和他的内心一样，总是处在一种激烈的骚动过程中。

在作者的笔下，皮却林身材适中，躯干匀称而苗条，肩膀宽阔，足以忍受流浪生活的一切困苦和恶劣气候的变易，有一副无论首都的淫佚生活和内心的暴风雨都不能征服的强健体格，而他的豪勇、机智、才华也是完全可以与其身体相媲美的。他气质有点怪异，譬如说吧，有时候他整天在外面冒雨受冻去打猎，别的人都快冻僵了，筋疲力尽了，他却没事人似的，而有时候，当他在自己屋里坐着，只要有

一丝风吹动,他就会说他已经着凉了,窗板若是发出响声,他就会浑身颤抖,脸色发青,但他却独自一个人去猎过一头野猪;当他笑的时候,他的眼睛却总是不笑,当阔别很久的老友气喘吁吁地跑来,正要搂他的脖子时,他却冷淡地只伸出手来。

他非常敏感、机智、不乏幽默,虽然这种幽默常常变为恶意的冷嘲。他富有才华。才华与活力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呢?巨大的才华是否必然伴有巨大的活力呢?而我们确实容易看到:那些拥有巨大才能的人往往是些不安分的人。

他具有那种冷漠的激情,他在理智上的冷眼旁观和“看透一切”并不妨碍他在意志和行动上仍然像烈火旋风一般炽热和翻腾。皮却林说:“我爱怀疑一切,这种思想倾向并不妨碍性格方面的果决,相反地,就我来说,当我还不知道什么在等待我的时候,我永远都在更勇敢地前进,要知道,绝不会发生比死还坏的事情,而且你又逃不掉死!”他那具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怀疑论也不妨碍他的意志和行为的果决;同样,他在死亡问题上透露出来的宿命论也并不妨碍他对生命的拼命榨取和大胆有为;他在达到一个目标后常常流露的失望、沮丧和悲观情绪也不妨碍他马上又扑向另一个新的目标,并且在奔向这一新目标时是那样的昂扬、热烈、充满自信和势在必得!

蓬勃的生命力加上巨大的才华不是可以成就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吗?甚至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是还可以做出一些震撼历史的事情吗?但他看来却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一些最琐屑无聊的事情上了,甚至浪费在一些给别人带来不幸和灾难、于己也并不有利的事情上了。《当代英雄》实际是一组以皮却林为主人公的中、短篇小说,在“贝拉”中他冒险掳来一个纯真美丽的蛮族女子,最后导致了她的丧生,而即使她不被别人杀害,他最终也会将她抛弃,因为他觉得“这蛮女的无知和单纯跟贵妇人的妖媚同样使人厌倦”。在“塔满”中他寻求奇遇,和一个女妖似的女子有一场搏斗;在“玛丽公主”中,他先是有计划地挑逗一个高贵的公主获得成功,继而又声明不爱她而使她陷于绝望,同时还和另一个女子私情幽会,并在一场决斗中打死了那位公主先前的一个追求者。

就这样,一边是蓬勃的生命力加上巨大的才华,一边却是琐屑的目标乃至恶作剧。多么机智和精明的努力,达到的却是多么无聊而令人厌恶的结果啊!

无论如何,皮却林又决非一个平庸之辈,他内心所达到的深度大概许多人都